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三十八至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劉春

謄録監生臣李芝秀

史傳三編卷三十八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三十

宋

虞允文　陳康伯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歳誦九經七歳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毁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

枯桑兩烏來巢念父鰥且疾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没始登紹興二十三年進士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以中書舍人趙逵薦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言四川財賦科納之弊帝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而朝廷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允文

乃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豫備禦未幾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還言金人方運糧造舟而亮又有看花洛陽之語請修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時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帝大悟立罷之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于是聞金人當窺襄漢朝議遣成閔為京湖

制置使將禁衛五萬以禦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于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然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

之聲不絶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惟康伯力賛親征已而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遂盡失兩淮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别以兵爭瓜洲時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以允文參軍事適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乃使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權軍于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

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皆曰願死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坐待顯忠必悮國事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濵見江北已築高臺中建黄屋偵知金人以明日濟江時敵人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曰敵今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

舟三百旣而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即復書言權已置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决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而趨瓜洲李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甲申允文至京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會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乃聚財冶鐵改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遣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

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帝聞允文之績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往兩淮措置允文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以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死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經略中原遂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

受禪用史浩議欲盡棄陜西退守蜀口允文言恢復莫先于陜西陜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爭之不能得隆興元年史浩相遂為詔書棄地及允文入對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且言今日有八可戰帝曰此史浩誤朕也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方遣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不從遂乞致仕罷知平江府卒棄

唐鄧二州二年金兵復南下帝乃貶思退悔不用允文言乾道元年陳俊卿薦允文可大用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議事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三年吳璘卒擇代帝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允文過郢奏築黃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至蜀尤以軍政為急閱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握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之兵先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

義士者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使先官軍死亡畧盡允文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
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陜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
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
秦司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各分給官田俾得振業邛
蜀十四郡告飢所施荒政凡六十五事五年八月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好薦知名士
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才館錄凡

所舉帝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皆允文所薦也帝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帝震怒允文請對極論帝意稍解乃命俊卿判福州後聞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累疏懇陳七年正月始下詔立恭王惇爲皇太子胡銓以

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子帝以問允文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朱子朱子不至檢校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金使入見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使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因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帝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

乞召歸以闕言路帝歎其忠厚會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頴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于時帝久不報而曾覿薦一人即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先是蜀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在蜀一歲淳熙元年卒後四年帝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允文沙汰之効也詔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

四寸慷慨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難出入将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内艱貴溪盜将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督州兵𪗋

王師進討克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因請擇將帝嘉納之知泉州海盜閒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起知漢州召對除吏部侍郎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户二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十之一二備水旱復兼刑部前坐為檜所陷未及洗滌者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没多賴之累擢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内地及金主亮南下議舉兵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内侍張去為陰沮之且陳退避計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

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巳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發應之復勉周麟之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陳俊卿請用張浚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人抵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

命楊存中就康伯議之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稍安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遂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允文遂破金兵于采石金主亮為其下所殺金師還明年金世宗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于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草

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以病求去不允明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慰勞甚勤隆興二年金兵再入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起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事危急當輿病就道幸上哀而歸之耳道聞邊遽兼程而進至闕詔子壻扶入見減拜賜坐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

正月丙歸章屢上不許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廷改謚文正

論曰方金主亮之南下也宋承秦檜秉政之餘奸回在位忠良黜逺武備廢弛人心離散是以敵兵甫臨江淮靡潰微康伯定議於内允文決策破敵于外宋之為宋未可知也當是時守江之兵既退上流之師未來羸卒數千不足自保而金人强旅百萬即日渡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詎足為喻允文不避死亡之

責臨機制變遂破敵兵安社稷雖謝石之振淝水未有若斯之烈也使用其言于敵兵未起之前增修守備則兩淮不至失守使用其言於敵兵方來之時専固北户不分兵襄漢則江上不至無兵既失之于前復能收之於後此所以為難乎允文同時二三賢相而恢復之功不就者非其才之不能也遭金世宗在位百度修舉無隙可乘宋雖得賢明之佐曷由扼其吭而奪之乎康伯處置大事安重不移徇國忘身老

而益篤其亦賢矣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閩之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亡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大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謂無過時公方盛怒忍自解以

重人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
予散秩檜死乃以校書郎召時孝宗為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静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輙寓規戒正色特立累遷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
以獄事附檜冤陷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克二人皆
抵罪湯思退專政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
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
俊卿乃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即

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命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浚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浚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世宗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浚卿奏和議本非得已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强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獻言為國之要有三用

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還中書
舍人時孝宗鋭意興復以俊卿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
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而不決
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乞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
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及其末至潰其腹心此不
世之功也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亦召還復陳十
事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
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以俊卿參贊軍事張

浚謀大舉俊卿以為未可已而邵宏淵軍潰還言者附湯思退劾浚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則别選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為宗社計疏再上帝悟命浚都督且召為相浚卒為湯思退尹穡所擠出視師江淮俊卿亦罷奉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除吏部侍郎因言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尋授吏部尚書初帝在邸時好鞠戲俊卿

嘗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至是將獵白石復引漢桓
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帝喜曰備見忠讜
朕決意用卿矣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
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
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
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俊卿具
以邁語質于帝帝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遂
出淵覿于外中外稱快馬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

卿奏内臣中有王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内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獄拜俊卿參知政事四明獻銀鑛將召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者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因劾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于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帝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

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妄有所薦又傳旨增築城垣俊卿請于帝知其詐即請誅琪琪坐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内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内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户部取財豈為宫

禁細微事哉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凡奏審者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也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帝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帝

色悔久之四年十月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時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帝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是歲措置兩淮屯田俊卿奏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守計仍

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守城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帝以為然即詔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帝御弧矢弧激至目青俊卿奏陛下志圖恢復任智

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豈在區區騎
射于百步間哉願以為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
以浙東總管帝曰覲意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陛下去
此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怏怏而去樞密
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于允
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惶恐謝允文亦慚
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
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

政帝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俊卿自是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請去益堅遂以觀文殿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以修政事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遣使卒無成功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于治盜海道晏清明年請祠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惇熙

二年再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臧吏已經結勘而内批改正將何所勸懲帝曰卿言甚當陛辭復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巳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帝曰抃則不敢覿時或有

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身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尋除少保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四手書示諸子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帝聞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微論分别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

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子屢嘗論薦其卒也朱子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於學朱子為銘其墓云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命對策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策幾萬餘言帝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親擢第一學

者爭傳誦以擬鼂董策中有言鋪翠已禁而中外首飾自若豈法令不可禁乎抑漸漬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行於外乎帝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授紹興府簽判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遂以應詔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位之中坐金人渝盟十朋言禦敵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

于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于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益指張浚劉錡也又言楊存中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于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貲加于儈伍高爵濫于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

世事帝嘉納之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上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陛下當思所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累遷侍御史帝問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

何銓曰皆謂得人十朋見帝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志在興復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顧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窓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

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
正志傾險奸邪覦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
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
並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
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主先之以招納不得
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
以勸來者帝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
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倡異議十朋疏言陛下立

志恢復固不以一衂爲羣議所揺然異議紛紛浚既待
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改除吏部侍郎力
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没其間鬨十朋至一夕遁去
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
敢予人移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其橋以王公名之又移湖州呂對劉
珙請留之帝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
莫能鎮撫至郡户部責虧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劵往辦

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棚貢闈至是又為泉建之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宫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閙者相告宿逋亦爭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即至湖久雨入境即晴禱凡所禱必有應其至誠所感如此遇疾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

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子張栻雅敬之

論曰觀十朋之言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語云世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有是氣者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其于物也不約而信不令而從成功立事非可以意擬言談而數計也十朋若用于時其幾于是矣

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以純孝篤行著稱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著作郎知信州徙台州入為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于德壽宮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用帝喜詔自今內侍

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至張說始廢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密院何獨不然帝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出之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利請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為邊患汝愚以計分其勢帝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授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

是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帝于東宫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帝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卒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壽皇倉卒至南内問致疾之由有所戒責及帝疾稍平不朝重華宫至會慶節上壽及冬至朝賀皆不出汝愚往復規諫帝乃與后俱詣北内從容竟日兩宫之情復通遷知樞密院事帝之疾生于疑畏聞汝愚諫輙悟入輙復疑汝愚患之五年春壽皇不豫夏五月疾日臻丞相

率兩府請帝詣重華宮侍疾帝輙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于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壽皇聞之憂甚使秀王伯圭傳意令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因自往宣押宰執乃還六月丁酉夜五鼓壽皇崩中書將以聞汝愚慮帝疑不出持不上及朝乃以狀進帝許過北內至日昃又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因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

事太后不許正等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
上疏不報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
皇帝有疾暫就宫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
嗣皇帝寧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
祭禮是時正與汝愚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陳宗
社大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
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議
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

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佯仆於庭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可使輸腹心者會尚書趙彥逾至汝愚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及内禪意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謬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

豈容有所俟願亟往汝愚不敢入室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彦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摇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于慈福宫者乃遣韓侂胄侂胄屢奏不獲命逡廵將退重華宫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頼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

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問佢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侯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好為之禮報佢胄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内禮使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黄袍翌日嘉王入臨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等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太子以繫

人心皇帝批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言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賴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

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乙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宫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乃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即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

在外者除汝愚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汝愚裁抑僥倖進引賢士中外引領望治而韓侂胄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用事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加汝州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壽皇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府命汝愚為右丞相汝愚力辭不許汝愚方倚正共事怒侂胄不

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懟忿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朱子白汝愚以厚賞酬侂胄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朱子因講畢上疏諫諍遽出内批除宫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内批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布滿言路汝愚益孤于是陳傅良劉光祖吳獵等先後斥去羣憸和附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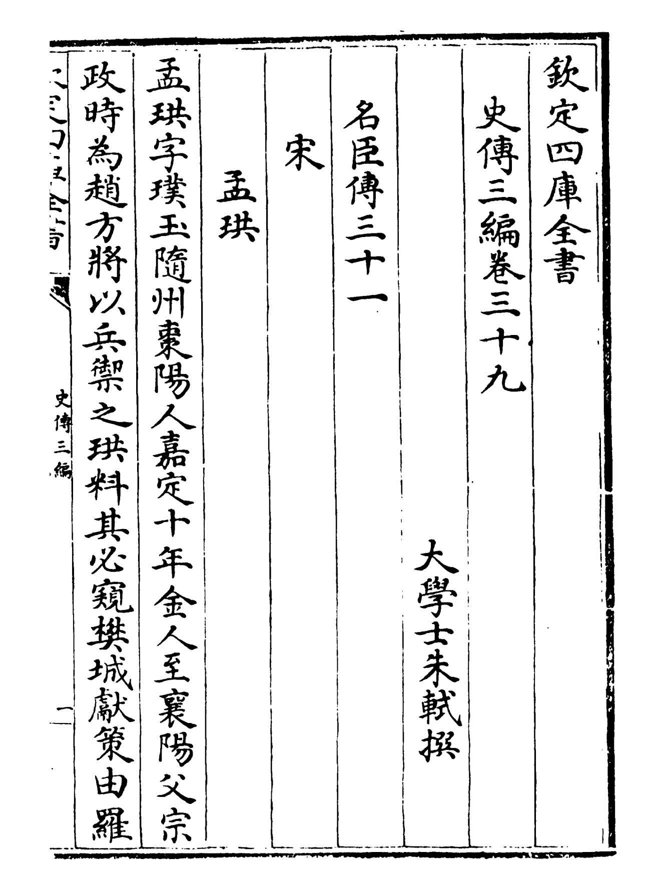
其名擢其黨李沐為正言沐嘗求節度使于汝愚不得至是承侂冑意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旋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兩宮隔絶國喪無主人情洶洶汝愚不避殞滅之禍勲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并劾祥簡罷之大府丞呂祖儉太學生楊宏中等皆訟汝愚寃侂冑既陷祖儉宏中等益

忌汝愚誣以不軌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朱子張栻吕祖謙等之言皆欲次第行之未及而去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宋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内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羮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猶然侃冑

既誅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廟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

論曰宋之輔臣最厚于朱子者二人陳俊卿之相朱子與書所以望之者甚至及其卒也數千里往哭之晩遇汝愚與俱興廢二人操行若不同至于辨義利之機審誠僞之介皎然明白不以利害動其心者則二人之所同也汝愚爲相欲以所聞於師友者次第行之若使得遂其志其亦非小補也歟

史傳三編卷三十八



史傳三編卷三十九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三十一

宋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至襄陽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由羅

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顔額克步騎二十萬攻棗陽珙登城射却之宗政命珙取宅道刼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退理宗朝累官至京西第五副將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

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四年升京西兵馬鈐轄六年元將納延布展追金主守緒逼蔡朝命檄珙戍鄂伐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等相掎角欲迎金主入蜀鋒甚鋭天錫者鄧之農夫乗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

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得户十二萬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制金人旋抵呂堰砦珙趨軍擊破之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馬牛槖駝不可勝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鄧守伊喇瑗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馬步軍萬五千人户三萬五千三百珙入城撫歸附之人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七月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

虛實得破砦良策遣將分攻各砦來歸者萬二千餘人
與金人遇三戰三捷招降金將及金軍五千人料武仙
必登岵山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
伏後遮其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揮旗伏兵
四起殺其將擒七百餘人棄鎧甲如山珙進軍至小水
河劉儀還言仙謀往商州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
不可緩夜漏十刻名文彬等受方略蓐食啟行晨至石
穴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

分兵進攻九砦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元兵遣人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盡護諸將鼓行而前金人敗却追斬千餘級布展遣三將來迎珙約為兄弟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決堰水布虎落進逼石橋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珙激勵將士決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端平元年

正月降者言城中已絶糧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中降其丞相等官門西開招布展入金主已自經而殂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黄州駐劄朝辭帝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寛民力畜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兼知光州黄州至黄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荆門守郢守皆棄城走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渡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

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知江陵府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分兵入漢陽淮甸蘄舒守臣皆棄郡走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黄州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九人以徇二年升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于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皆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

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譚深復光化軍息蔡
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萬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復
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捷珙奏言襄
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
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
全勝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時元兵欲大舉
臨江而大將達海等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

分布戰艦遣諸將據險守隘劉義戰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元兵乃退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馬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會諜知元兵于襄樊間集衆布種積船材于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元兵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蠻蜀

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

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元兵分道入侵珙遣李得帥精兵四千往援淮東而令諸將各守其處不許失寸土諸將禀令惟謹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也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撫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

四年兼知江陵府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又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黄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渡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修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

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蠻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而閫風調遣空費錢糧無益于事不聽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

者不絶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欵以所受告爲質珙白
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令志不克伸矣
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
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
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
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
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于易六十四卦各係四句名警

心易贊

論曰珙當宋事擾攘之秋每得一城復一郡則增兵置衛據關設險十數年襄漢之間所欲規畫者甚備值時無賢宰凡事沮滯百不及一及珙沒後元兵南侵以一呂文煥力守襄陽阻遏其衝十年之中兵未及國乃知珙之經紀上流其功實大也珙百戰百勝而兼長于治國昔伊川論蹇之六二以為事雖不可為苟可以扶此之衰難彼之進苟得為之聖賢之所

屑為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珙在宋末殆庶幾乎

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理宗奇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荆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希賈似道意求葵過失乃以元夕張燈宴設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

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乃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也遂投劾去擢京西提舉常平再遷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纍官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重鎮

䝱威敵軍所募精鋭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

今之計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今總計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戍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

使無益于我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汝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

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既至則建康守兵已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俄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

或以立信二策告巴延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吳淵守鎮江其客黄應炎一見立信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共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淵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于難世以淵為知人

論曰觀立信所論著豈非保邦之善策哉非獨此時耳用于數十年之前不為早矣天之生才也雖掩抑困躓猶或偶用于一時或試之小以知其大猶不為全無焉如立信者遭遇賈似道非獨不得施行其大以經邦固國欲偏制一軍以當敵人之衝亦不可得可慨也已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晳如

玉秀眉而長目自為童子時謁四忠一節祠慨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寖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說凡萬餘言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丁父憂歸服闋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元兵南侵宦官董宋臣說帝遷都避之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又上書極言宋臣罪又不報出守瑞州改

江西提刑遷刑部左司郎官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譏似道似道怒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明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

使名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援者吾故不自量力欲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八

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陛辭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呂師孟借敵人之勢偃蹇自恣乞斬以釁鼓以作將士之氣又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各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

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十月天祥至平江元兵已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州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没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名

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都城
降元天祥以右丞相使軍中請和與巴延抗論皐亭山
巴延怒拘之比至鎭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
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
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與定計即以書遺二制置遣
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歸兵言敵人密遣一丞
相入真州說降李庭芝信之使再成亟殺天祥再成見
其忠義不忍殺以二十人導往揚州四鼓抵城下聞制

置司捕文丞相甚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行入板橋元兵又至伏叢篠中元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滸應解所懐金與之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取寧都參贊吳浚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

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渢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渢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于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溁亦提兵歸獨吳浚兵不至未幾浚降元來說天祥天祥縊殺之四月復梅州都督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自梅州出江西復會昌縣六月復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

趙孟濴等盛兵薄贛城鄒渢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欵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閒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就鄒渢於永豐渢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

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
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
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
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
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何必然於是
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馬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
南嶺黎貴達謀叛執而殺之三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

月入船澳益王昰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遁去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剄死官屬陳龍復蕭明哲蕭

資杜滸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焉唐張栻後也劉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冀可脫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眞偽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強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元軍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

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涕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肯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歸之京師道經吉州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京師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博囉見之於樞密院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博囉曰自古以來人臣有以宗社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非也予

前使於巴延軍中被留不得歸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博囉曰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别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徐曰汝立二王何濟於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

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怒囚之天祥於獄中作正氣歌以見志未幾元世祖名之於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世祖求南人之才者王績翁言無如天祥世祖即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安用我續翁欲約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世祖召天祥謂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世祖猶未忍遽麾之退

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天祥博學善談論飲酒

能多而不亂所居對文筆峰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於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於世

論曰天祥建議分境内為四鎮各樹重兵以相掎角與汪立信列衛江濵之策皆為保邦之至計使用之於未失襄陽之前宋社可保也即天祥建言時茍用其策亦可以遷延歲月亡豈若是速乎天祥早為貫

似道所抑終為陳宜中所擯羈孤外郡無尺兵斗糧之藉虛假名號招致豪傑遂能以數千罷散之卒克復州縣震動中原雖無成功之望而事亦奇矣所用之人如趙時賞劉子俊鄒㵯杜滸輩間關擁衛九死而不悔士卒遭空坑五坡之厄前後喪失雖死不叛蓋其忠義足以感人心制御足以一衆志向若用之於早國雖搶攘勢未傾危稍出其十二三運用舒卷以遏敵人之衝則宋事未可料也至於國破身囚臨

死生之變從容無動於中猶鳳翔千仞俯視世間非

古所謂大丈夫者孰能當此哉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

一時文人鮮能及之景定元年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

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者以淮南為第一秀夫性沈

靜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歡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坐

尊俎間矜莊終日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

恒留之幕中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二年二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還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

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即名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濵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端宗以驚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

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破秀夫走少帝舟是時諸軍皆潰元兵四合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自負少帝赴海死年四十四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方秀夫在海上時記二帝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破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故

海上事世莫得其詳云

張世傑范陽人隸淮兵中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吕文德以為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甚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從賈似道入黄州戰蘱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咸淳四年元兵築鹿門堡吕文德請益兵於朝調世傑與夏桂赴之及吕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兵破新城長

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元遣人招之不聽元巴延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遂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是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將阿珠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不及發碇遂大敗死者萬餘人世傑

奔閩山疏請濟師不報元兵至獨松關名文天祥入衛

世傑尋亦入衛加檢校少保元兵廹臨安世傑請移三

宫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

不可未幾元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

遣都統卞彪説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巳倶南也椎牛

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

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即位王世强

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端宗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

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將索多將兵援之遂解去既而索多遣經歴孫安甫説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元將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蹕居井澳深復來攻世傑擊却之因徙碙州其明年四月端宗崩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徙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明年元將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

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
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
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
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夕大戰弘範得世
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
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會元將李恒自廣州以師會弘
範守厓山北二月癸未恒乘早汐攻宋兵之北弘範攻

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遂大敗陸秀夫負少帝赴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少帝亡撫膺大慟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冀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

今若此豈天意耶舟遂覆世傑溺死焉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戸參軍即棄去明年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又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似道聞之追兩

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有舊乃應詔上書乞通信師夔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回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南下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

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求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元既得天下遂隱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

為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今以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至愚不可以辱名命又明年元行省丞相蒙古岱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蒙固岱義之不强也既而宋故臣留夢炎力薦之枋得復遺夢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之厮養卒亦不可得殷之亡也以

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枋得聞之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髪推廣徳意反起銀治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挾之而北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恭宗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

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子定之負骸骨歸葬信州枋得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以植世教立民彝為已任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詩傳註疏行於世其北行也衣結履穿人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詞甚慷慨人傳誦之

論曰自古亡國忠臣死義未有如南宋之烈也其表表在耳目間者尚以百十數至於偏裨下吏弱子寡婦役夫走卒方外技藝之人蓋不可勝數也豈其流風善教使之然歟抑諸君子者首為之倡有以激發其心歟秀夫世傑披草萊立幼君秉志金石與君國為存亡故特著之枋得徇義於元既有天下十數年之後從容不撓與文天祥相類古之所謂難者歟平生好學執義善為文章其遭遇可悲也餘不勝載數人

者略見其概云

史傳三編卷三十九